



北方三题

梁爽

延安

跨过千沟万壑、黄土刀削壁立的一座座紧紧相连的青山,我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古老神秘的黄土地敞开热情的怀抱,拥抱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赤子。滚滚延河水承载了全国人民的重托,巍巍宝塔山唤醒了备受欺凌的民族。我的耳边萦绕着贺敬之的《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

在静立的宝塔山上,我思潮澎湃,远处山坡上窑洞林立,近处的大厦高楼施工繁忙,脚下的延河之水绵绵而去,延安换了新装。一代伟人的旧居仍在,犹闻当年延河饮马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可以想象出中共七大代表是在多么险恶的环境中怎样跋山涉水集合到延安的,在战争年代,把全国各地的党代表集中在这里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多么不容易!

曾经的延安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显赫的地位,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座小城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中心。它是革命的圣地,是新中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树立了不朽的旗帜——延安精神。今天,延安仍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和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人。宝塔山、延河水、杨家岭、枣园等是那么熟悉,早已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一个个窑洞里,曾经居住过缔造了新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窑洞内那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的陈设始终感动着我。毛泽东旧居里那张架在炕上的床,周恩来旧居里那张绑着铁丝的床,朱德旧居里那架默默无声的纺车,震撼着我的心灵。每一件物品都是一个故事,都凝聚着延安精神形成的轨迹。我仿佛看到了那弥漫的硝烟、闪光的战刀,听到了隆隆的炮声、雄壮的军号,似乎回到了杀声阵阵的战场,对那些勇猛冲杀不怕牺牲的革命前辈,更增加了敬佩之情。

一盏灯火要燎原大地,一滴水珠要汇成百川是何等艰难!然而,看今天,“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黄帝陵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黄帝陵是全国八大景点之一,古称桥陵,简称黄陵,号称天下第一陵,是中华民族奠基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它地处陕西省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之颠。陵墓坐北朝南,处于满山古柏的掩映之中,东有沮河,北靠桥山盘龙岗,东南约1公里处就是轩辕庙。

我在紧挨山门处看到一高大土丘,那是“汉武仙台”。据史记载: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刘彻率十八万大军征朔方凯旋归来,路过翟道县,听说桥山上有祖先轩辕黄帝的陵墓,便动员全军将士一夜之间筑起这座祭台以祭奠先祖轩辕黄帝,并祈求上天保佑自己也能像黄帝那样功德卓著恩泽万世,死后也能升入天庭作神仙。仙台现有曲形石磴道可到仙台之上,从台上向下观望,黄陵县城尽收眼底。

黄帝陵以山为陵,三山围绕,沮水环流,形如八卦,气势非凡。桥山之上古柏参天,许多海内外侨胞将黄帝陵喻为“东方麦加”,是亿万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华夏儿女崇拜的神圣殿堂,是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缅怀先祖功德、弘扬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促进祖国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有了这一历史遗址,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华夏儿女,同根生,共血脉,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

兵马俑博物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1号坑,东西两端均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的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1号坑以车兵为主体,车、步兵成矩形联合编队。武士们有的穿战袍,有的着铠甲,中间配有战车,每辆战车都有巨大复杂的铸件,不仅有高超准确的分型技术,而且有相应的铸造工艺。匠人采用了多种手法,创造了中国古代铸造史上的奇迹。

在秦始皇兵马俑前,我悟到,一个国家不统一就无法铸就黎民的安宁。兵马俑是一处历史,点亮的是五千年的文明。一朝廷的喧嚣、君臣的哄闹都沉寂了,只留一丝肃穆穿越时光隧道体味到那个时代的苍凉。漫步兵马俑博物馆,似乎还能看到这个地下的中原黄土、当年的兵戈铁马。

历史的脚步,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一个民族如此,国家如此,个人亦是如此。有些伤痕很难抹去,但记忆可以传递。就如面对残缺的北京圆明园遗址,不见得要对八国联军怎样仇恨,却能留下一种对贫困、衰弱大国的痛苦感悟。由乱到治,由分到合,最终走向统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企图破坏统一、阻拦历史、背叛祖国的行径,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指尖的月光

丁小平



准备去赴一场相约
设计好的路径
布满春花的清新
小荷涟涟
雏鸟盼归

莫名的新枝
以别具一格的方式
吐露心声
生怕惊醒
急行的伊人

羞红的夜
才初初来临
薄衫怎会知晓心语
被袖旁的风
泄露了秘密

总想掩藏住
深种在字里行间的梦回
少年的季节

会把颜色涂抹得
格外迷离

今晚的小径
不停地绊住思绪
预言好的版本
多次被不知名的琴曲
偷袭

还有一次转弯
就可以相遇
时间仿佛
凝结成了露珠
沾满了岁月的灰尘

可以驻一次足
叶缝漏下的月光如水
如跳跃的音符
把指尖投影在
空空的长椅
无人相顾……

儿时捡柴火

熊燕

周末看电视,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背着一小捆柴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画面,三十年前捡柴火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

捡柴火的情景现在很难看到了,可是,在三十年前,却是很普遍、很常见的事情。老百姓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放在第一位。三十年前,我们烧的一般是稻草、麻杆、棉花杆、黄花杆等。这些虽然易燃,却不如树枝、树杆、树苑等耐烧。因此,放学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约上三五个同村的同学,到山间捡枯树枝、枯竹枝等柴火。直到天黑才背着所捡的柴火回来。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年老的奶奶或爷爷背着柴火蹒跚而行。我们争相抢着帮忙背,谁背了,第二天上学,老师便会奖给我们一朵小红花,年底还会被评为“学雷锋标兵”,奖给一支铅笔或者一本作业本。

捡柴火虽然辛苦,手脚常常被树枝挂伤,鲜血直流。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因为,捡柴火无论跑多远,父母都不会管,只要天黑能背着一小捆柴回来,父母便会像接待“功臣”般喜笑颜开,夸我们能干懂事,知道贴补家里。其实,我们捡柴火根本费不了那么多时间,而且,我

们也不是老老实实捡地上的枯树枝。乡间长大的孩子都会爬树,我们捡的柴火大多是爬到树上掰的枯树枝。我们爬树的本领个个高强,而且艺高胆大,即使是爬上树尖,树尖因承受不起重量往下弯,我们也面不改色。我们最喜欢做的游戏是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身手敏捷,一个个像只小猴子,在树上跳来晃去,不止一次将树下捡柴火的老人吓得直喊“小祖宗”。老人是博爱的,无论谁家孩子的安危都系在他们的心尖,提心吊胆,生怕我们谁有个闪失,掉下树来。我们不回家,他们便不敢回家。

我们村的五保户是一对母子,母亲九十多岁,常年卧病在床。儿子七十多岁,背驼得很厉害。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艰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亲们无论手上有什么,经过他们家时都会给他们一些。有时是几个西红柿,有时是一条鱼,有时是一把青菜。我们捡柴火经过他们家门口时,也会主动停下脚步,解下背上的柴火,每人匀出一小把递给他们。每次都是驼背老人出来接我们手中的柴,每次都是一句“好孩子”。老人的脸上全是皱纹,手干枯得厉害,微微有些颤抖。平时很少说话,我们之间没有过多交流。我们只知道驼背儿子为了专心伺候瘫痪的老母亲,一辈子没有婚娶。

小学毕业的时候,家乡开始兴起烧煤球,父母再不让我们捡柴火。再到后来,液化气走进千家万户,捡柴火的时代彻底告别。生活在日新月异变化着,越变越好。

